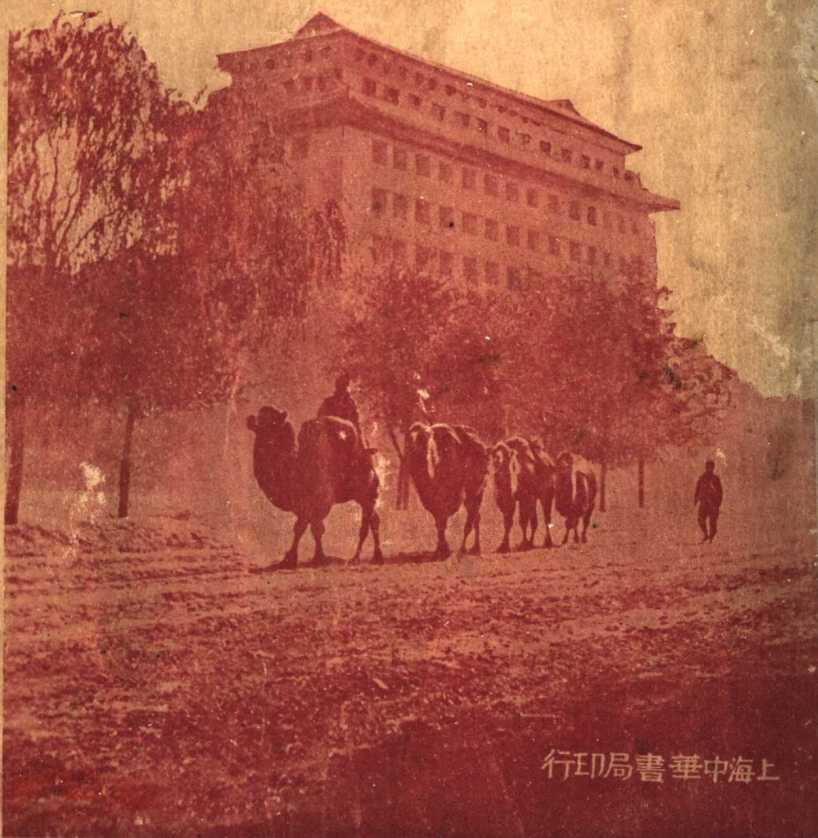


北平之夜話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執照警字第五三五〇號

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九〇六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北平夜話 (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著者 味 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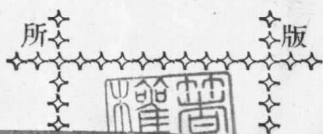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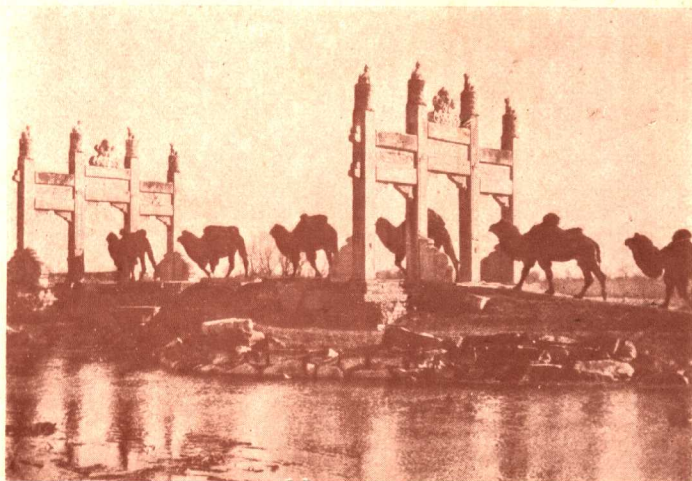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總發 分發 各埠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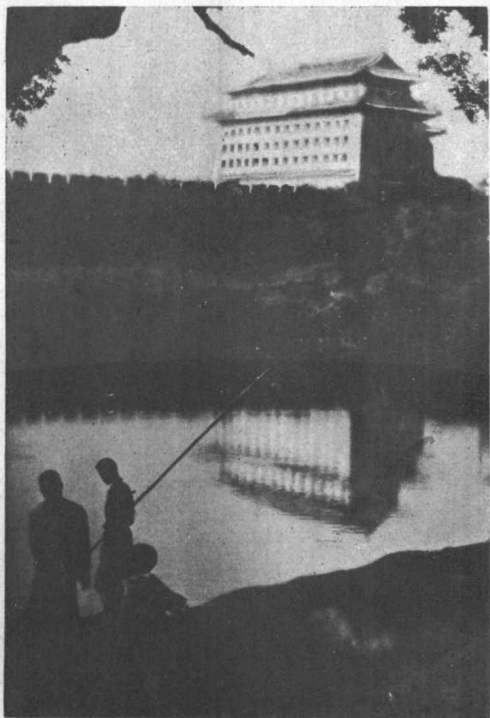


駱駝旅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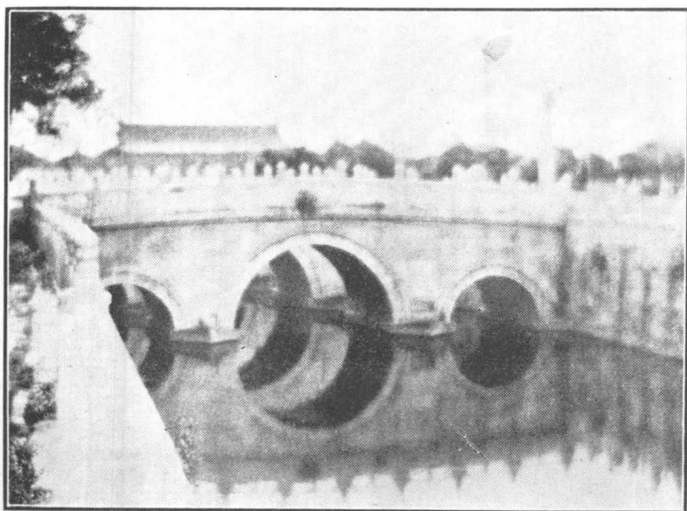
彈月琴的人

北平城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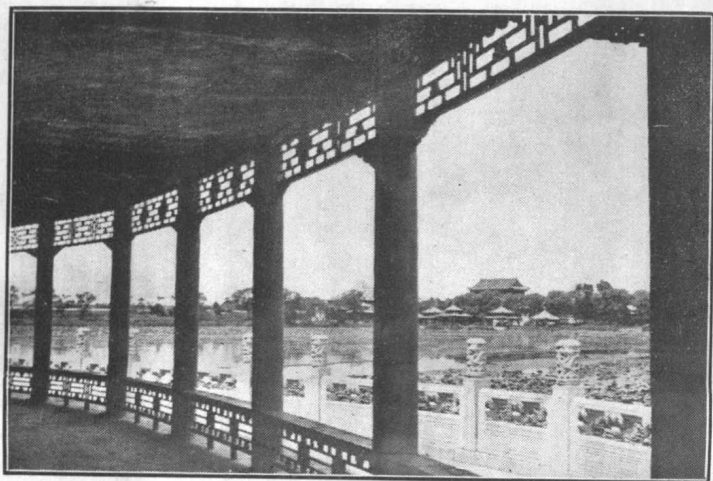
古寺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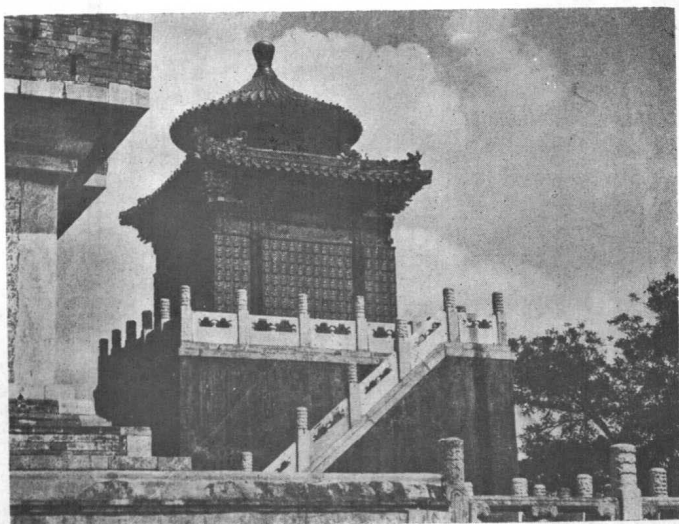




紫禁城畔

五龍亭





北海之中一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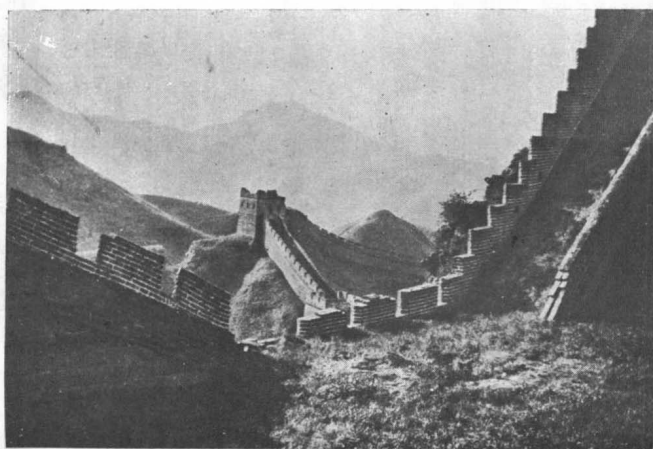


白皮松



圓明園故址

萬里長城



獻呈之辭

先生新自北平還
絮話遊蹤每夜闌
十日談完成一卷
如今送把你先看

民國念三年嘉平月歌川代筆

再版序

這本小書不到一年就銷完一版，實在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已經在雜誌上發表過一次的雜感文字，彙集成書，居然還有人要買，而且買的這麼多，銷得這麼快，未免使我覺得奇怪。初版時除獻詞外沒有序，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現在再版了，我真應該對讀者告白幾句。也像新婚的人報告經過一般，我且來談談這本書產生的經過罷。

中國外國描寫北平的書，真是太多了。後之往遊者，似乎再沒有什麼好說。我遊北平以前，只想去飽飽自己的眼福，決未敢妄冀寫什麼文章，然而我遊過北平，却帶了一樁心事轉來，髣髴心裏將北平的故事裝的太多了，非寫點出來，不能安枕。

於是我每天放工回家，便坐到臨街的陽臺上去，流水一般的車馬，

我熟視無覩，鵲噪一般的市聲，我充耳不聞，一枝鉛筆在一塊木版鏤着的紙上，斷斷續續地寫；有時夜裏睡在牀上，把臺燈移近牀頭，躲在蚊帳裏面也寫。這樣竟寫成十篇夜話。起初自己覺得太不成東西，遲遲不敢發表，後來一想橫豎沒有人知道味橄是誰，罵也不會罵到我頭上來，發表以後我便可放下一樁心事，免得常常來想。夜話於是一篇一篇地送到讀者的眼前了。不多時，遠近都有人來查問味橄的來歷，王搏今先生竟從倫敦寫信來問作者是不是他的熟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要鄙視自己的文章的，那是名儒學者，在下決做不到，於是乎北平夜話便印成一本書了。

民國二十五年初春味橄記

北平夜話目次

獻呈之辭	(一)
最初的印象	(一)
飛霞粧	(三)
帝王遺物	(七)
閒中滋味	(四)
吃過了嗎	(五)
愛的教育	(六)
演戲之都	(七)
游牧遺風	(九)
春風青塚	(一七)

北門鎖鑰..... (111111)

挿圖目次

駱駝旅隊..... (1)

彈月琴的人..... (1)

北平城樓之一..... (2)

古寺之雪..... (2)

紫禁城畔..... (3)

五龍亭..... (3)

北海中之一塔..... (4)

白皮松..... (4)

圓明園故址..... (5)

萬里長城..... (5)

最初的形象

原
书
空
白
页

從

新都南京來到故都北平，氣象是完全不同的。一則是熱鬧，一則是冷靜。一般年輕的人，從冷靜中走到熱鬧中去，也許馬上就要被他的環境所蒙蔽，感到周遭的異象，而忘却他迢迢的孤旅。從早晨一起身，就是熙來攘往，囂囂然鬧個不休，朋友們都應接不暇，像煞有介事地從早忙到晚，你自然也要轉入那漩渦中去，同樣地鬧得昏頭昏腦，不曉得一天怎樣過的。反轉來，如果是從熱鬧中走到冷靜中，便不禁要特別地覺得寂寞，而痛感到個人的蕭索，境遇的不同，同時，其環境給你的印象自然加深了。這並不完全是由於冷靜比熱鬧要深

刻的緣故，而大半是因為你到了熱鬧場所，那騷擾馬上把你整個的心靈吸住了，使你無暇顧及其他；如果到冷靜地方去則不然，你有的是充分的時間，可以不受妨礙地來靜觀一切。這時環境的印象，不映入你的眼簾則已，一映入你的眼簾，便不容易消滅。

北平所給我的印象，正是這冷靜的一種。

我只到過北平一次，在那兒也並住得不久，然而它最初給我的印象，至今還歷歷在目。如果有人一提到北平，我眼前便馬上要造起一座空中樓閣來，把整個的故都宮殿，北國風光，一一想像出來。

這兒所謂想像，固然是一個大規模的輪廓，可是有些地方它却也精細入微，不是簡單幾句話可以說明的。

現在且將其犖犖大者揀來說說。

我所感到的北平是沉靜的，消極的，樂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清閒的，

封建的。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車站有北平車站那樣肅靜，車未到站以前，車外呼呼的風聲，車下轆轤的輪聲，鬧得我們連說話的聲音都聽不見，這是只要坐過火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平時車子到了一個站口，車停下來同時風聲和輪聲都休止了，可是月臺上上下下旅客的步履聲，來往小販的叫賣聲，搬運夫的小車聲等等噪音，鬧得比開車時還要厲害。可是我們一到北平，火車進行中那種轆轤聲一停，一切都靜寂了。這種完全的靜寂，簡直就像在半夜裏我們被自己的惡夢驚醒，全屋的人都睡得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的時候一樣。原來，夜以繼日地一連坐了四五十個鐘頭的火車以後，那種轟然的軋音，已經聽不見了。單調的轆轤聲，對於長途的旅客，仍不失為一種轟然的沉默。直到平、滬通車的終點，火車駛進前門車站，那種轟然之聲才戛然一下靜止了。於是無聲的沉